

論臺灣話的保存價值

臺灣有臺灣的文化傳統，這個傳統源遠流長，可以上溯至商周，和中國其他各地文化同樣豐富！而臺灣人有權利，也有義務去繼承這個傳統。

如果排斥了地方文化，那麼傳統文化是什麼呢？國民黨喜歡欽定自己偏好的某地方文化謂之「國字號文化」，如國劇、國樂、國畫、國語、國文、國學、國字、國……此外還有什麼國歌、國旗、國花、國罵等名詞。

「國」者中國之謂也，「國劇」者中國戲之謂也。京戲就是京戲，若是稱為國劇，那麼其他地方戲就不是中國戲了嗎？漢字是漢人的文字，把漢字稱為國字，那麼滿文、蒙文、回文、藏文便不算是中國字了嗎？北京話就是北京話，把北京話稱之為國語，那麼其他方言，各民族的語言便不算中國話了？

把「中國文化」作偏激的國家主義的解釋，目的雖為了國家統一，但結果適足以助長國家分裂；其目的雖是復興中華文化，結果反而摧殘了中華文化。

臺灣河佬文化的內容有傳自閩南者，有臺灣土生土長者。南北管是閩南文化的精華，南管承

襲了南曲的傳統，北管則承襲了北曲的傳統。臺灣的武術承襲了少林拳的傳統。皮影戲、布袋戲亦無不源遠流長。至於土生土長的，有歌仔戲、臺灣民謠、臺灣詩吟等等。此外，臺灣客家文化也和臺灣河佬文化一樣，有著悠遠的歷史。山地文化屬於馬來文化的一支，有其優秀的特色。基於平等尊重的原則，我們有義務幫助他們保存、發揚其傳統文化，而不應有意無意消滅之，或是任其淘汰。

臺灣文化的根在於臺灣話，不論是臺灣的河佬話、客家話、還是山地話，若是他們消滅無跡，臺灣文化也就消滅了。這是臺灣話的價值之一，也是必須善加保存的理由。

臺灣話不只是現存臺灣文化的根源，它並且是現存漢語中最古風的方言，無論是客家話或是河佬話都是漢語中的長老，而河佬話尤古。相對的，北京話則是漢語中的老么，它是胡化、滿化最深，語義變化最大，音綴最少，並且音系結構最不健全的語言。

不過，由於北方官話使用人口最多，且有至少八百年的文字記述傳統，雖是一種地域性方言，拿具有代表性的北京話當作標準語，我們也沒有什麼反對的理由。

「臺北國語」雖然不很標準（許多人以為自己的國語很標準），但是至少可以溝通。事實上要說一口京片子，像那樣難以發音的方言（其捲舌音是全世界極少有的發音），除非經過特殊的語言訓練否則是不太可能的事。所以，我們對「臺北國語」也不必求全責備，倒是作為一個臺灣人，國語講不好，連自己的母語臺灣話也講不好，我認為是很可恥的。

臺灣話，相當完整地保存了古音，這在方言學上已成定論，不必爭議。

漢語中最古風的方言有三種：廣東話、客家話、河佬話，這三種方言都是中國最南方的語言。它們是漢族首先爲了逃避北方民族侵略，陸續南遷的宗族，語言很少受到胡化影響，其中尤以河佬話最爲古風；粵語、客語在韻尾的保存較完整，河佬話則連聲母也保存得相當完整。清代樸學家錢大昕先生指出「古無舌上音」、「古無清唇音」，在聲韻學上貢獻極大，而全國方言中只有河佬語仍保存了這種無舌上音、無清唇的上古音。

由於河佬語保存了古音的風貌，讀古文時，只有運用河佬語才能讀出味道來，讀唐詩，如果用北京話來讀，往往是不能押韻的，用河佬話讀則少有這種現象。

至於古語的保存，臺灣話也俯拾即是。

例如「也」字，有一種用法是論語上的「賜也」、「點也」等，也就是孔子稱呼弟子小名的虛字。它在臺語白話中讀作 *a*，如「阿蘭也」*a² dan¹ a²*，「阿珠也」*a² tsu² a²*，但每個「也」的音調都隨前字變化爲三種不同的調子。一般文學界將它寫成「仔」字，實在錯得離譜，因爲「仔」字是獨立的語尾，意義上和「也」正好相反。孔子以小名呼弟子，意含親暱，若是改呼「仔」字，則有輕蔑的意思。

諸如此類的古語，在河佬語中可說是俯拾即是。習焉不察，以爲河佬語粗俗，仔細研究起來實在「古錐」。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古物，除了甲骨、彝器之外，多半是宋以後的作品，國民黨把它當成國寶，千里迢迢運到臺灣，何以像臺灣話這樣活生生的古語，不但不知保存，甚至要刻意去消滅它，教學生不可說臺語（說臺語罰錢），電視要限制臺語時間呢？

此外，最重要的是，臺灣人的生活和臺灣的語言習習相關，沒有自己的生活語言，我們真不知如何去描寫生活。比如臺灣有蠅 *tsin¹² 蠅仔 ts'i² a²¹*、毛蟹 *bɔ² he²*、沙垂 *sua² sui¹²*、沙馬仔 *sua² he² a²¹*……國語一律稱為螃蟹。像這種情形，如果把臺語消滅了，我們祖先留下來的生活文化豈不變成一團漆黑？我們的作家可能用國語來描寫臺灣人的生活嗎？

當前的國語教育主要偏重於文化語言的教育，而忽略了生活語言的教育，所以我們的生活語言，即使北京話也有的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說。例如臺灣謂飯粒具有彈性說 *k'iu²*，強調的說法是 *k'iu² k'iu¹ k'iu²*，正字怎麼寫未嘗詳考（註），只知道是糾、蚪、球等字的孳乳字。到底這個 *k'iu²*，國語怎麼說我也不知道。北方人很少吃米飯，大概沒有相當的說法。最近電鍋的廣告出現了「QQQ」，「很Q」之語，總算找到了一個可以描寫臺灣人生活文明的字，但是把羅馬字放進文章裏，實在有損漢字的面子，如果我們能夠找到 *k'iu²* 的正字，並且有相當的臺語文字教育，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。

聽到「臺語文字教育」，有許多人一定表示反對，我想，這是受到大民族主義的影響。方言和國語未必是互相排斥的，不但兩者可以並行不悖，甚至可以互相補充。也就是說，必須透過方言和國語的雙重文字教育，我們的生活詞彙才會豐富起來。現在的「臺北國語」不但發音問題嚴重，甚至歷代的語言也從來沒有像「臺北國語」這般地窮困貧乏。以一個研究中國語言的人來說，實在令人擔憂。

國民黨之所以積極推行國語、消滅臺語，其目的可能是爲了消除省籍隔閡，消滅分離主義。

但民族主義的興起，乃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壓迫，地方民族主義的興起，乃是由於大民族主義的壓迫。沒有帝國主義，便不會有民族主義，沒有大民族主義，便不會有地方民族主義。

因此，所謂推行標準語，我們並不反對，但消滅臺語的結果，值得警醒，不但不能消滅省籍隔閡，反而助長臺灣人意識的高張。

做為一個臺灣人，我們有權利，也有義務去保存臺灣固有的傳統語言文化。閩南人、客家人為逃避外患，保存漢民族的語言文化，千百年來，由中原迢迢千里來臺灣，才把偉大的漢語文化相當完整的保存至今。如今，歷盡千辛萬苦，眼見這些先民心血保存的文化遺產即將毀於旦夕，能不令人憂心忡忡嗎？

（原載夏潮論壇，一九八四年三月號）

註：

本文刊出後，加拿大莊宏琪先生來信指教說：「臺灣話 *hō͘* 漢字的寫法是『𪛗』，普通話的讀法和『舅』字相同，其實以漢文臺灣語讀起來，『舅』、『𪛗』雖不盡相同，却也相去不遠。𪛗（名詞）是古代指用煮熟的米飯或麵食舂成的乾糧。形容詞則是形容物之軟而韌。」（載於夏潮論壇，一九八四、五月號）對於莊先生的指教、十分感謝。『𪛗』說文：「舂粳。」（廣韻：「其九切」，臺語讀 *hō͘* 合乎常例）。又說文：「粳、熬米麥也。」（去九切），「粳」依一般注家的解釋應是米麥熬熟後舂成粉末的乾糧（名詞）。𪛗是舂搗的動作（動詞），和臺語 *hō͘*（形容詞）的意思不太切合。我想 *hō͘* 應該和球（綠）、蚪等的關係比較近，因為球具有彈性，*hō͘* 的詞義重點也在彈性。但目前還沒見過比較可信的正字考證。